大易擇言

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大易擇言卷二

上元程廷祚撰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正義 山陽王氏曰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至順而後乃亨故惟利于牝馬之貞

衡水孔氏曰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言能始生萬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與乾同也牝對牡為柔故云利牝馬之貞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見坤廣生之德先迷後得主利者以其至柔當待唱而後和凡有所為若在物當是陽字之訛下同之先即迷惑在物之後即得主而利以陰不可先倡猶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故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者以柔順之道往詣于陽

是喪失陰朋故得安靜貞正之吉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

平菴項氏曰牝取其順馬取其行君子有攸往此一句總起下文也先迷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為主也

雙湖胡氏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

石澗俞氏曰坤順乾之健故其占亦為元亨牝地馬羣每十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羣是為牝馬之貞坤道以陰從陽其貞如牝馬之從牡則利故曰利牝馬之貞有攸往謂有所行也坤從乾而行先乎乾則迷而失道後乎乾則得乾為主而利故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鄭氏孩如曰坤道從乾乾為坤之主故先則迷而後則得其所主西南得朋者率類以從陽以人事君

之道也東北喪朋者絶類以從陽涣羣朋亡之道

也此皆陰道之正而能安之所以得吉也

愚案坤順乾之健俞氏一語甚明蓋健順乃乾坤各

得之本體不容假借象辭利牝馬之貞正言順之

至耳非謂坤有時而健也故凡言順健者俱不録

辯正

紫陽朱子曰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伊

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説不通程子曰利字不聯牝馬為

義如云利牝馬之貞

則坤便只有三德

又曰君子有攸往此是虚句伊川只見彖傳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非也

通論

新蔡干氏曰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

汴水趙氏曰乾之彖辭簡而理博坤之彖辭詳而戒嚴利貞安貞凡兩言之尊陽抑陰其義可見

秋山王氏曰乾健行故為馬坤亦為馬者坤乾之配

乾行而坤止則无以承天之施而成其化育之功

此所謂柔順之貞坤之德也

存疑 崔氏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

愚案崔氏主卦位言也卦位之說朱子篤信而程子以為大故无義理二先生之言皆自有所見然易言西南東北者凡數處先儒皆不得其解今亦不

敢驟為之說先儒具云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夫西南果為陰方此正所謂先迷者矣而經乃云得朋何邪案孔氏亦不以東北為陽方

存異

伊川程子曰主利利萬物則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

紫陽朱子曰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又曰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于利

愚案程傳始有主利之說本義從之然當以孔子文

言爲據集解註疏及項氏俞氏利字皆自作一句

屬上文考易中向无此例亦難遽從　折中謂應

屬下兩句讀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

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

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正義　蜀才范氏曰德合无疆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也

衡水孔氏曰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乃順承天者乾是剛健能統領于天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奉于天以其廣厚故能載物有此生長之德合會无疆凡言无疆有二義一是廣博无疆二是長久无疆也自此已上論坤元之德也包含宏厚光著盛大故品類之物皆得亨通此二句釋亨也牝馬以其柔順故云地類以柔順為體故行地无疆不復窮已

此二句釋利貞故上文云利牝馬之貞是也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者重釋利貞之義是君子之所行兼釋前文君子有攸往也先迷失道者以陰在物之先失其為陰之道後順得常者以陰在物之後陽唱而陰和是後順得常乃與類行者以陰而造坤位是乃與類行此句用卦位之說乃終有慶者以陰而詣陽初雖離羣乃終久有慶善也安謂安靜貞謂貞正地體安靜而貞正人若靜而能正即得其吉

應合地之无疆也

崔氏憬曰含育萬物爲宏光華萬物爲大動植各遂

其性故言品物咸亨也

伊川程子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

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于乾

之无疆也以含宏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

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宏寛裕也光昭明也大

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

遂○又曰象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廣平游氏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宏含言无所不容宏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紫陽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平菴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

建安邱氏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從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

秋山王氏曰馬而非牝則不順而非地之類牝而非馬則不能配乾而行地无疆此坤之柔順利貞也

故君子行坤之道者先乎陽則迷而失後乎陽則

順而得以陰從陰猶與類行以陰從陽然後有慶

金氏汝白曰喪朋猶泰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則有得主之慶

何氏元子曰以陰抗陽故迷而失道以陰順陽故得所主而不失其常蓋陽爲主陰承之此天地不易之常理也得朋者合羣陰以從陽後代終也喪朋者斂羣陰以避陽先无成也

厚菴李氏曰陰非能先陽離陽自行則爲先矣陰既

離陽无所主宰所以迷于所之由失陰道故也其後也非不及于陽之謂陽之所至陰必至焉故曰後陰而從陽則得主而順乃為得陰道之常也

辨正

愚案乾彖元亨利貞朱子不作四德解只作占辭于程傳訓坤彖處則曰只為泥那四德不通然又云彖傳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四句說元亨處都分明後面幾句无理會此朱子仍襲先儒之誤故有此言其實乾坤彖傳並无四德之說也○朱子以

程傳誤解君子攸行故云此句本連下面緣他趂
押韻後故說在此然本義又云君子攸行人之所
行如坤之德也此說與程傳无異未可從梅邊熊
氏曰君子攸行合聯下文先迷之上不必以韻為
拘甚是

通論 伊川程子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
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
嚴如此

藍田呂氏曰乾之體大矣坤之效乾之法至乾之大
而後已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
紫陽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
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
生即坤元也
東萊呂氏曰天下惟有一理坤之象止曰乃順承天
德合无疆而已蓋理未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
法之謂坤

虛齋蔡氏曰若徒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則疑于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敵矣今曰乃順承天非惟可以見坤道无成有終之義而乾坤之合德以共成生物之功者亦於此乎見之

存異
紫陽朱子曰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又曰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也

愚案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程子謂離其類而從陽則

能成生物之功是也有慶正於東北見之今朱子

謂反之西南合于卦位而經則否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正義　伊川程子曰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萬

物

辨正　愚案物之薄弱者不可以勢言大象以地勢言坤見

其厚也然厚于勢見而順不于勢見王輔嗣謂地

形不順其勢順于理殊為不合且形與勢有以異

乎後來程傳言順傾順厚本義又以高下相因明

順字之義皆本王氏之說而誤者也

通論 小舟李氏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初六履霜堅冰至

正義 伊川程子曰陰始生于下聖人于陰之始生以其將

長則為之戒

紫陽朱子曰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

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為履霜

則知堅冰之將至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王氏伯厚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

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厚菴李氏曰天地者萬物之源也然天統神地統形則有陽明陰濁之分焉在人則神者心也形者體也心通極于性而體交引乎物則是化物之端自體始也故心為主則形為神役而萬善以生體為主則神反為形役而衆惡以起惟聖賢者心常為主而百體從令焉則人欲皆化為天理如渾然天德之流行而地以順承而與天合陰變為陽而以

大終矣孟子大體小體之義蓋出于此又推之人類則君子小人之内外消長自此分也君父臣子之否泰順逆自此辨也蓋皆自其不可相无之中而必謹其主役君民之分察其向背離合之情幾微之差則陰慝作而天命有所不行馴積之甚則陰道肆而天理或幾乎熄矣此六十四卦冐天下之道者其義悉自乾坤來也

愚案坤者順也陰以順陽為德則不宜自見矣坤之

初六始見一陰有不順之漸故象傳言陰始凝也

聖人惡陰之凝而何惡于陰哉李氏所論發明本

義之旨可謂曲盡而亦精于一切扶陽抑陰之說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正義　衛水孔氏曰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

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于履霜而逆以堅

冰為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于始

辨正　紫陽朱子曰案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通論

建安邱氏曰乾初九小象釋之以陽在下坤初六小象釋之以陰始凝聖人欲明九六之爲陰陽故于乾坤之初畫言之

餘論

雲峰胡氏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于窮耳兩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統言坤道中

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

沈氏守約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直也至靜而德方方也含萬物而化光大也坤之道至簡也至靜也承天而行順物而成初无假于修習也是以不習无不利也

紫陽朱子曰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通論

厚齋馮氏曰乾六爻莫盛于五坤六爻莫盛于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坤卑各盡其道也

折中曰方者坤之德若直與大則乾德也六二得坤德之純方固其質矣而始曰直終曰大者蓋凡物之方

其始必以直為根其終乃以大為極坤惟以乾之德
為德故因直以成方因方以成大順天理之自然而
无所增加造設於其間故曰不習无不利即所謂坤
以簡能者是也
存疑潁川荀氏曰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唱從
而和之无不利也
徐氏曰習重習也卜不習吉此言不待重占自无不
利以人道言之

愚案以不習為无待學習自屬正解然荀氏存坤順之戒徐氏合占卜之情二說似皆有理存之以俟知者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正義 童溪王氏曰坤之六二以順德而處正位六爻所謂盡地之道者莫二若也故曰地道光也

辨正 愚案六二之動程傳以為承天而動者得之諸儒謂動而後見又曰當于動處觀之皆未達此旨

通論

平菴項氏曰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于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蓋全其坤德者地道光也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正義

山陽王氏曰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于陽應斯義者也不為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為首故曰或

從王事也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
伊川程子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
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
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
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
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
也本義謂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
語太自然不及程傳為得爻義
進齋徐氏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

意成謂專成无成謂以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
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代陽以終也

辨正

愚案无成者言坤之柔順惟承天時行而未嘗自有所為王氏不為事主徐氏无所專成之說得之程傳不敢當其成功俞石澗以為持美以歸于君似皆未合

通論

雲峯胡氏曰乾九四坤六三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惟進則皆曰或聖人

不欲人之急于進也如此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正義山陽王氏曰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

衡水孔氏曰含章可貞以時發者夫子釋含章之義以身居陰極不敢為物之首但內含章美之道待時而發是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者釋无成有終也既隨從王事不敢主成物始但奉終而行是知慮光大不自擅其美惟奉于上

伊川程子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餘論

東萊呂氏曰傳云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逾鋤逾生逾匿逾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已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著處雖强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自不泛溢都不須閒費力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正義 新蔡干氏曰不艱其身則无咎功業不建故无譽

紫陽朱子曰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

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

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辨正 或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于君為上下間隔之

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朱子曰只是重陰不中

故當謹密如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爻

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

愚案以四爲近君之位程傳多主此立説如此爻文言明云天地閉賢人隱若謂大臣居危疑之地而括囊不露則其自處以正者又安在乎其不至于竊位全身爲小人藉口者幾希矣朱子謂不止言大臣事凡遇六四皆當以是説通之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正義 建安邱氏曰慎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

六五黄裳元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

辨正 或問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爻无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朱子曰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所以說得絮了

折中曰易中五固尊位但聖人取象未嘗卦卦皆以君

道言之雖九五猶然況六五乎故小過之六五則言
公離之六五則言王公大槩居尊貴之位者與卦義
相當則發其所當之義程子之說朱子葢議其非也
愚案文之二五位雖有尊卑其義則多取于中所為
示人以至當不易之則也如此文象曰文在中文
言曰君子黄中通理又曰美在其中謂之中者以
六五為坤道之極用柔順而得其至當者固未嘗
定其為君為臣也若謂九五之剛中方為君道六

五之柔中即為臣道古之賢王以貴下賤君非无取于柔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无北面臣非无取于剛且大有之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將亦謂之臣道而非君道乎要之坤道人君用之則時憲之賢君也人臣用之則欽若之純臣也非一于臣者也此其義程子豈不知之惟執于爻位之見立言不无太過若其以黃裳為守中居下未嘗不是以能如是則吉不能如是則凶又豈非凡

卦凡爻之通義乎雙湖胡氏謂善觀者當益致其戒是也程傳仍入餘論

通論

平菴項氏曰陰以在下為正陽以在上為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獨以屬五坤之地道獨以屬二下非陽之位故乾之九二為在下而有陽德者上非陰之位故坤之六五為在上而秉陰德者黄者地之色裳者下之服文者坤之象皆屬陰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

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媧武蓋為當時臨朝之女主而言故朱子以為立論教人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谷氏拙侯曰中具于內曰黃中中見于外曰黃裳文在中乃闇然之章不顯之文也即美在其中意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正義 林氏黃中曰主陽而言戰故曰龍主陰而言傷故曰血

紫陽朱子曰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雲峯胡氏曰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

石澗俞氏曰在外卦之外故言野

愚案文言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則是龍之稱為目陽无疑臨川王氏謂陰盛而與陽俱稱龍非也

通論

東谷鄭氏曰剝之極稱碩果坤之極稱龍明是理未嘗息也剝則上九獨存故不食坤則陽去其位而

反故未免于戰

雲峰胡氏曰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于野之禍于其始

曰龍戰于野者著堅冰之至于其終也

餘論 厚齋馮氏曰言龍則知陽不可抗抗則陰必伐之戒

陰也言戰則知陰不可極極則與陽戰矣戒陽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陰盛至于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用六利永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

隆山李氏曰利永貞者慮其侵陽而欲其永守牝馬之貞以保其柔順之利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

愚案易之所最重者貞也故雖乾卦之大象辭猶曰利貞若坤之彖辭則首曰利牝馬之貞而終又曰安貞吉其語視乾而加詳焉此陰陽本體之異也于用六而繫之以利永貞永之為言蓋生于總六爻之義猶乾之總六爻而目以羣龍也若所謂貞則與牝馬之貞安貞之貞不能有二義矣且坤之所以為貞者貞于從乾而已正以其一于陰一于順也而朱子乃謂變而為陽則能永貞非所敢信

至其以九六為指著策而言則不可易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正義　南陽杜氏曰地道貴貞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以大終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初陰後陽故曰大終○又曰陽為大陰為小陰皆變為陽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正義伊川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此句誤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

童溪王氏曰惟其動剛故能德應乎乾而成萬物化育之功惟其德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順萬物性命之理此坤之德所以能配天也後得主而有常則

申後順得常之義含萬物而化光則申含弘光大
品物咸亨之義

紫陽朱子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
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

隆山李氏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
不可後乾而不應一以柔順為正承天之時而作
成物以終其功則得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
時行此總言純坤之大體以為體坤元之用者當

後天而不可先天也

草廬吳氏曰坤體中含乾陽如人肺藏之藏氣故曰至柔然其氣機方動而闢之時乾陽之氣直上而出莫能禦之故曰剛即六二爻辭所謂直也乾運轉不已而坤體隤然不動故曰至靜然其生物之德普徧四周无處欠缺故曰方方即六二爻辭所謂方也方字惟吳氏得解

石澗俞氏曰坤道之常蓋當處後不可攙先也攙先

則失坤道之常矣惟處乾之後順乾而行則得其所主而不失坤道之常也○又曰至柔而動也剛申德合无疆之義至靜而德方釋貞義後得主而有常後順得常之謂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宏光大品物咸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乃順承天之謂

愚案至柔至靜者坤之本體也得乎乾而剛方見焉得主即得乾也後得主所謂柔也靜也以是為常

所謂至柔至靜也含萬物而化光得乾而剛與方也以後二句申釋前二句也坤不得乾則柔靜得乾則剛方是皆所謂順也順者承天時行而已末二句總上文也後儒不詳玩本傳文意而務欲割裂彖傳之語以求相應似屬无益○集解載荀慈明訓至靜而德方曰坤性至靜得陽而動布于四方也又虞仲翔曰陽開為方坤其動也闢故方其義也其後草廬吳氏以普徧四周无處欠缺釋方

字與二說合似勝確然不易生物有常之說竊疑

六二爻辭直方之方即應作是解矣

辨正

息齋余氏曰程子以主利為一句朱子因之故以文言後得主為闕文然象傳後順得常與後得主而有常意正一律似非闕文也

餘論

漢上朱氏曰至柔至靜者坤之體也動而剛方者坤之用也其體則坤用則隨乾觀其所動而坤之順德見矣

或問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朱子曰靜无形方有體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于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于後

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
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于早
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
也霜而至于冰小惡而至于大皆語勢之順長也
紫陽朱子曰古字順慎通用案此當作慎言當辨之
于微也○又曰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
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

餘論

東萊呂氏曰坤之初六一陰始生聖人所以發明見

微知著之理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何所不至懲治遏絕正要人著力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

而自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无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

紫陽朱子曰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

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

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于習

又曰敬以養其心无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

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

又曰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

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義則作事必錯義而无敬

則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敬義立方不孤

敬軒薛氏曰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

察中節之和

又曰敬以直内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内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于此

餘論

上蔡謝氏曰釋氏所以不如吾儒无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却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无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 案信如上蔡之云釋氏竟可謂之敬以直内矣恐終被其瞞過也當辨之

紫陽朱子曰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

事却顛倒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于根本上全无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

隆山李氏曰文言字字皆有位置非苟然也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别也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

雲峰胡氏曰乾九三明誠並進也坤六二敬義偕立也主敬是為學之要集義乃講學之功

存疑

牟氏曰正當作敬深衣記云以直其政是知敬政字

近而誤又轉為正也作敬字庶與下文叶

石澗俞氏曰或曰劉元城嘗改敬以直內為正以直內矣然正无下功夫處故須敬言敬則正在其中或又曰禮記云直其政也政乃敬之訛爾敬訛為政政又轉而為正亦猶詩體无咎言禮記乃云履无咎言體訛為禮禮又轉而為履理或然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正義南陽宋氏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終天功臣終君事婦終夫業故曰而代有終也

伊川程子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于天也妻道亦然

秋山王氏曰三非有美而不發特不敢暴其美惟知代上以終其事而不居其成功猶地代天生物而

功則主于天也

中溪張氏曰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其分有所不敢也凡地之于天妻之于夫臣之于君其道皆當如是則得以陰從陽之正而能代上以終其事也下獨言地道蓋舉其大者爾

谷氏拙侯曰文言有終此言代有終則并其終亦非坤之所敢有也

何氏元子曰乾能始萬物而已必賴坤以作成之故

曰代有終正對乾之始而言

愚案代終即作成之義何氏說是也乾知大始无形可見凡有形可見者莫非地之所為是謂代終非乾之事止于壬而坤以癸終之也平菴項氏以傳種言失之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

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案此說勝解爻辭者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于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

紫陽朱子曰黃中言中德在内釋黃字之義也雖在

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美在其中復釋黄

中暢于四支復釋居體

節齋蔡氏曰黄中通理釋黄義正位居體釋裳義黄

中正德在内通理文无不通言柔順之德藴于内

也正位居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僭言柔順

之德形于外也美在其中黄中通理也暢于四支

發于事業正位居體也

虚齋蔡氏曰通理即是黄中處通而理也蓋黄中非

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言黃中而必并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

又曰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黃為中裳為順合而言之則惟中故順存于中為中形于外為順理一而已天下无有形于外而不本乎中者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居

通論

進齋徐氏曰黃中通理四字當玩涵養不熟操守不

固天理有一毫之未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為黄中也涵養熟矣操守固矣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脉絡未貫則是藴于内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无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為通理也必黄中而通理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而後為美之至

雲峯胡氏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朱子嘗謂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大抵敬以直内則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是即所以

為黄中義以方外則凡事之來義以處之无不合

理是即所以為通理

折中曰乾文之言學者二于九二則曰言信行謹閑邪存誠也于九三則曰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也坤文之言學者二于六二則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也于六五則曰黄中通理正位居體也在乾之兩文誠之意多實心以體物是乾之德也坤之兩文敬之意多虛心以順理是坤之德也而要之未有誠而

不敬未有敬而不誠者聖人所以分言之者蓋乾陽主實坤陰主虛自其實者言之則曰誠自其虛者言之則曰敬是皆一心之德而非兩人之事但在聖人則純乎誠矣其敬也自然之敬也其次則主敬以至于誠故程子以乾坤分為聖賢之學者此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說如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正義 紫陽朱子曰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元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 吳草廬曰疑如禮記疑于臣疑于君疑女于夫子之疑謂與之並也

石澗俞氏曰元者天之色黃者地之色血言元黃則天地雜類而陰陽无別矣故曰夫元黃者天地之

雜也陰陽相戰雖至于天地之雜亂然而天地定

位于上下其大分終不可易故其終又分而言之

曰天元而地黄

鄭氏孩如曰謂之曰戰陰與陽交戰也交戰而獨曰

龍戰者是時陰處其盛嫌于无陽也故獨稱龍為

戰若曰陰犯順而龍戰之云耳以討陰之義與陽

不許陰為敵也

大易擇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三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正義 紫陽朱子曰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

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雙湖胡氏曰屯難之世而曰元亨亦猶蠱壞之時有元亨之義卦辭大抵主在震初九一爻勿用有攸往震性好動戒震也

辨正

愚案屯繼乾坤之後為洪荒初闢之象卦之初九一陽始建為肇有君長之象侯即君也邃古之初人之才德出衆者必為百姓所推以為長而謂之侯其才德又出于衆始王天下在易屯言建侯而師比始言王開闢之初先有諸侯而後有天子故也詳屯卦之侯乃百姓所建之侯非天子之所得而封孔氏仲達謂王者建立諸侯程傳以為廣資輔助誤矣

通論

汴水趙氏曰卦辭總一卦之大義爻辭則探卦辭之所指析而明之如吉无不利則亨利之義盤桓班如幾不如舍皆勿用有攸往之義初之建侯即顯卦象利建侯之辭爲初而發餘卦放此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

艱屯故云難生又動于險中為艱屯之義所謂大
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
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于天地之間生
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自
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以二體之象
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

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蔡虛齋曰雜亂則不定矣故下云天下未定晦冥則不明矣故下云名分未明

何氏元子曰震之未動坎氣為雲雲上雷下鬱結而未成雨所以為屯動則雲化為雨雷上雨下屯之鬱結者變而為解而未亨者果大亨矣

辨正 或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義何也

朱子曰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義釋之也

愚案乾坤二卦剛柔之未交者也以下六十二卦則皆剛柔之相交而自屯始故傳曰剛柔始交非謂

震也難生指震坎相際亦非專謂坎也觀動乎險中並舉二卦之體則難生之不得專謂坎也明矣程傳得之○震之動足以致亨而遇險于外則當貞傳曰動乎險中而即曰大亨貞其意如是本義看貞字輕故于此處不釋程傳謂人有致亨之道在夫貞固雖知重貞字之義而其說則顛矣○雷雨之動必滿盈而後能成生物之功言造化且然人之于屯盡其道以濟之而待其亨所謂貞也求

其亨而出于非道者非貞也此句承上文之大亨貞而起下文建侯不寧之意程傳直以雷雨之動為大亨而正未能自達其指本義則以為雜亂晦冥之象亦失之踈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正義 伊川程子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于屯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

紫陽朱子曰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平菴項氏曰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亦有艱難之象焉

厚齋馮氏曰雲雷方作而未有雨有屯結之象君子觀象以治世之屯猶治絲者既經之又綸之所以解其結而使就條理也

通論
隆山李氏曰坎在震上為屯以雲方上升畜而未散也坎在震下為解以雨澤既沛无所不被也故雷雨作者乃所以散也而雲雷方興則屯難之始也
草廬吳氏曰水氣自地而上升于天則為雲故象雲者坎在上卦也水氣自天下降于地則為雨故象雨者坎在下卦也○又曰雲升于上而雷動于下未能成雨則鬱結而屯及雷動于上而雨降于下則屯之鬱結解矣故上雷下雨之卦名為解而上

雲下雷之卦名為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正義伊川程子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

紫陽朱子曰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

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于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虛齋蔡氏曰居貞者以時勢未可進而不遽進也爻之磐桓即卦所謂屯也爻之利居貞即卦辭所謂利貞勿用有攸往也利建侯又作象看而占在其中如子克家例

辨正

東萊吕氏曰說者謂初以剛居屯難之世恐其銳于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之强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孰謂以剛為戒也

通論

漢上朱氏曰動乎險中者非善下不能得衆非剛强不能濟弱故屯卦之用在此一爻

語類問利建侯朱子曰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

義初九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餘論

山陽王氏曰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處此時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貞建侯乎夫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宏正在謙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爻備斯義宜其得民也

存異 石澗俞氏曰磐大石也與漸六二之磐同桓柱也禮記檀弓篇所謂桓楹是也横渠張子曰磐桓猶言柱石或以磐桓為盤旋徘徊之義誤矣

愚案以磐桓為柱石不合屯所以立卦之義而象傳之言雖磐桓又何説也乃張子既為此言而石澗復持之甚堅其近于好奇者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正義 山陽王氏曰不可以進故磐桓也非為宴安棄成務

也故雖磐桓志行正也
伊川程子曰賢人在下時茍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當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有何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于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

于陰自為貴乎

誠齋楊氏曰磐桓不進豈真不為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故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

東莱吕氏曰人徒見君子居屯難之時磐桓不進而不知其志乃在於行正道也苟輕進易合豈能行道乎

通論

雲峯胡氏曰乾坤初爻提出陰陽二字此則以陽為

貴陰為賤陽為君陰為民尊陽之義益嚴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正義 紫巖張氏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以二抱節守志于艱難之世而不失其貞也若太公在海濱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陽義不苟合是為女貞

紫陽朱子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愚案六二以陰柔處剛之上則為无主又居動體則不能不妄動此屯邅班如之所以立象也匪寇以下大抵皆戒其妄動之意後儒不解象傳乘剛之說而以寇為指初九終屬未安今姑闕之

通論

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朱子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平菴項氏曰凡稱馬者皆陰爻惟大畜九三特舉乾

本象稱良馬他馬皆陰也或謂乘馬班如當連下句讀為指九五而言者然與此說又不合

存疑

山陽王氏曰寇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志在于五不從于初故曰女子貞不字也

伊川程子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于初剛故屯難邅回○又曰二逼近于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

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矣

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

紫陽朱子曰六二陰柔中正有應于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巳為婚媾耳但巳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文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此以寇與婚媾俱指初言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正義　雲峰胡氏曰柔乘剛非常也十年乃字則應乎剛而反常也

辨正　愚案經言乘剛者五其四屬震屯六二豫六五噬嗑六二震六二解者謂陰爻為陽爻所逼非也夫剛為天德乘而上之則與之相背故多凶咎觀夬之柔乘五剛為以賤加貴之象則其義可識矣又案震為陽之初起其義最重故乘剛多于震發之至此卦處乾坤之始交初九體震而為百八十六陽爻之首除乾卦剛

之大无踰于此六二以陰柔乘而上之顯然與剛德相背此豈可動之道乎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夫柔與剛逆非道之常故又言反其常道而後可動以申釋十年乃字之義剛者卦之所尊動者道之所慎全易之用定于此矣舊說于乘剛多失其解故辨之于此凡易中乘剛皆作此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三以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

不中正則妄動惟貪于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紫陽朱子曰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然難考據

通論

雲峰胡氏曰卦下體震震動也初九利居貞猶戒其輕動六二貞不字則喜其不輕動六三不中不正上无正應而妄動取困必矣故有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幾者動之微聖人于其動而勉之曰不

如舍懼之曰往吝戒其動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

雲峰胡氏曰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

虛齋蔡氏曰從字重是心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謂

禽荒者也是以身徇物也

辨正 沙隨程氏曰蔡邕石經郭京舉正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皆有何字今本脫

通論 慈湖楊氏曰夫无虞而即鹿者心在乎禽為禽所蔽雖无虞猶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動于利祿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正義 會稽虞氏曰之外稱往

蔣氏仁敬曰指從九五凡進上為往

愚案六四處屯難之時求而後往以其有擇主之明也婚媾斷指九五往以虞氏蔣氏之說為正先儒多謂下求婚媾義殊未安姑闕之

餘論

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安動者也故曰乘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謀勇者以其力競時赴功者皆是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為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爾故

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孔明之于先主其幾是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四才不足以濟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此往字亦作之外說而義不切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

紫陽朱子曰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于已故其占為下求婚

媾則吉也此以往為下而從初

象曰求而往明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

居得致之地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正義 紫陽朱子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

時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

濟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

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鶴山魏氏曰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為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猶書所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

愚案膏澤坎體所具以時際艱難未能遠施若建國之初用度不足開創之始利益未興之類五之屯

膏五之時自為之也非初得民于下而已无輔助
之謂也膏之既屯則舉動不可不慎但可小事而
不可大事所謂勿用有攸往矣魏氏之說是也
通論
草廬吳氏曰凡坎在上體者象水之氣升而為雲屯
需是也坎在下體者象水之液降而為雨解是也
屯卦坎在上為雲而不為雨天之膏澤艱屯而不
下之象
存異
伊川程子曰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

去已而欲驟正之大貞謂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

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

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謂以道馴致

為之不暴也

愚案貞固訓正而正人之不正自古未有謂之貞者

程子泥于貞之本訓而別為是說未之敢信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

君之屯也

谷氏拙俟曰施字當澤字澤屯而不施即未光非謂

得施而但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

援居則不安動無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

戹之甚至于泣血漣如屯之極也

石門梁氏曰屯之極乃亨之時也而上六陰柔无應

不離于險是安有亨之時哉坎為血卦又為加憂泣血漣如之象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卦為事時與位為爻程子此論極確

通論 秀巖李氏曰何可長也凡四言之此爻與豫之上六

中孚之上九皆戒之之意若否之上九則幸之之辭也

泉峰龔氏曰屯卦六爻皆有屯難未通之意初盤桓見難而不輕進者也三即鹿无虞犯難而妄進者也二四乘馬班如處屯之中欲進而未能者也上乘馬泣血處屯之極欲進而无所之者也九五屯其膏為膏澤不下于民所施之屯者也初二三四上之屯在下之屯也九五之屯在上之屯也在下

之屯其屯在已在上之屯天下之屯也君子欲盡

亨屯之道亦視其時之可否而為進退爾

折中曰卦者時也爻者位也此聖經之明文而歷代諸

儒所據以為說者不可易也然沿襲之久每局于見

之拘遂流為說之誤何則其所目為時者一時也其

所指為位者一時之位也如屯則定為多難之世而

凡卦之六位皆處于斯世而有事于屯者也夫是以

二為初所阻五為初所逼遂使一卦六爻止為一時

之用而其說亦多駁雜而不繫于理此談經之敝也
蓋易卦之所謂時者人人有之如在屯則士有士之
屯窮居未達者是也君臣有君臣之屯志未就功未
成者是也甚而庶民商賈之賤其不逢年而鈍于市
者皆屯也聖人繫辭可以包天下萬世之无窮豈為
一時一事設哉茍達此義則初自為初之屯德可以
有為而時未至也二自為二之屯澤可以遠施而為
之宜以漸也其餘三爻義皆放是蓋同在屯卦則皆

有屯象異其所處之位則各有處屯之理中間以承乘比應取義者亦虛象爾故二之乘剛但取多難之象初不指初之為侯也五之屯膏但取未通之象亦不因初之為侯也今曰二為初阻五為初逼則初乃卦之大梗而易為衰世之書豈聖人意哉六十四卦之理皆當以此例觀之庶乎辭无窒礙而義可得矣

愚案有卦則有爻有爻則有位爻之始終見于初上是非備于中爻此位之別也所處之位不同則理

從之而異六位之中彼此不必相謀一爻之內其理隨在而具承乘比應雖有偶合之處要非經義之所固有後儒之牽合附會誠詭經之敝也 析中之論至矣故于屯卦之末謹載焉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

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而為亨義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巽順于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

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
匪我求于童蒙乃童蒙來求于我也筮占決也初
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
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
陰故冝有戒
紫陽朱子曰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
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内險外止蒙之意也
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内卦之主以剛

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
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
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
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
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
之自養又皆利于以正也
又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葢視其來
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

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

平菴項氏曰待其求而後教之則其心相應而不違致一以導之則其受命也如響

石澗俞氏曰瀆與少儀毋瀆神之瀆同不告與詩小旻我龜既猒不我告猶之義同初筮則其志專一故告再三則煩瀆故不告蓋童蒙之求師與人之

求神其道一也

次崖林氏曰童蒙不我求則无好問願學之心安能得其來而使之信我求而誠或未至則无專心致志之勤安能警其惰而使之聽待其我求而發之則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矣待其誠至而發之則求道之切一啟而即通矣此蒙者所以得亨也

通論

誠齋楊氏曰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尼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

雲峰胡氏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

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

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于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

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

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于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于五蓋五之志應于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

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
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數
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卦辭曰利貞彖
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于二實養蒙之道也未
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
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之至
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紫陽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

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
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
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
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
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
貞之義也
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
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

自不正他日何由會有聖功

雲峰胡氏曰程傳云亨道即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葢蒙豈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葢謂志未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宜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石澗俞氏曰聖者无所不通之謂童蒙之時便當以

正道涵養其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也古之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童蒙之時情竇未開天真未散粹然一出于正所謂赤子之心是也涵養正性全在童蒙之時若童蒙之時无所養而失其正則他日欲望其作聖不可得矣

次崖林氏曰養蒙發蒙原非二事對前日之蒙言則曰發對後日之作聖言則曰養利貞之語實蒙上

文如咸恒利貞之例非發蒙之後又別出養蒙之
義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
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
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是險而能
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
以不去故曰知矣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正義伊川程子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誠齋楊氏曰山下之泉其決也不可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其積也不可測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童溪王氏曰不曰山下有水而曰山下出泉云者泉者水之源所謂純一而不雜者矣

紫陽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西山真氏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于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

進齋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決

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

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草廬吳氏曰泉之初出潛伏山下未達于外不汚不

滑亦猶人之童穉良知良能藴蓄于内未為外誘

所汚滑者故山下出泉之卦名為蒙也

虛齋蔡氏曰果行育德是内外動靜交相養之道養

蒙之道不外乎此

通論

馮氏曰蒙與蠱上卦皆山故皆曰育德其下卦為泉

則曰果行為風則曰振民觀此則知字字有歸著而用卦之吉可識矣坎水也而不為水者四卦初出山下者為泉蒙也氣在天上者為雲需也其遇雷者亦為雲屯也或為雨解也

餘論

沈氏守約曰泉遇險而止未有所之須智者決而注之于江海不然派而為溝為洫矣人之蒙穉未知所適須明者發而正之于大道不然放而為邪為僻矣在愼其道之者耳是以有求師之義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辨正 愚案初六一爻惟朱子及雲峰胡氏所謂統說治蒙之道者得之蓋人之有蒙若其罹于罪而桎梏也發蒙者則有似于刻肌膚傷支體故以用刑為象發人之蒙而不能釋其蒙桎梏而來者聽其桎梏而往則亦何貴于發蒙乎是以吝也詳玩經文宜如是解舊說主用刑立論者入餘論

餘論 臨川王氏曰不辨之于蚤不懲之于小則蒙之難極

矣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道也

伊川程子曰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又曰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此以桎梏為取象則是）桎梏謂拘束也○又曰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童溪王氏曰所謂刑人者正其法以示之立其防束曉其罪戾而豫以禁之使蒙蔽者知所戒懼欲有所縱而不敢為然後漸知善道可得而化之也當是時也若苟說其桎梏而不豫以禁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矣故于發蒙之初用刑人則以為利用說桎梏則以為吝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

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雲峰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于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于化也

紫陽朱子曰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

也

平菴項氏曰刑之于小所以脫之于大此聖人用刑之本心也所以正法非所以致刑也至其極也用師擊之猶為禦而不寇蓋聖人之于蒙哀矜之意常多此九二之包蒙所以為一卦之主也與

愚案以正法者言治蒙之道亦不過正人道之法程而已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正義紫陽朱子曰九二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女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秋山王氏曰包蒙者包衆蒙而為之主也納婦者受衆陰而為之歸也此通一卦而言也五尊也父也二卑也子也處卑而任尊者之事子克家之象也

此以應五而言也

石門梁氏曰陽剛明陰柔暗故陰為蒙者而陽為發蒙者卦惟二陽而九二以剛居中為内卦之主與五相應當發蒙之任盡發蒙之道非九二其誰哉二中而不過為能包蒙言其量之有容也以陽受陰是為納婦言其志之相得也居下任事為子能克家言其才之有為也其占如是吉可知矣

通論

誠齋楊氏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

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
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
紫陽朱子曰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
剛則方且爲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
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爲擊蒙大柢蒙卦
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
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
雲峰胡氏曰初爻統說治蒙之理餘三四五皆是蒙

者治蒙只在陽爻而九二爲治蒙之主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以陽居于內卦接待羣陰是剛柔相接故克幹家事也

伊川程子曰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葢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

辨正　折中曰金夫本義不黏爻象程傳以為九二然九二發蒙之主若三能從之正合彖辭童蒙求我之義不應

謂之不順
愚案六三柔暗陷溺深錮見金夫不有躬奪于外誘
而喪其正理之象也朱子謂金夫不必觧作剛夫
良然
通論
汴水趙氏曰人致蒙者多端故亨蒙非一術有不被
教育而蒙者初是也有不能問學而蒙者四是也
有性質未開而蒙者五是也如三則自我致蒙聖
人戒之曰勿用取女或發之或擊之教亦多術勿

取非絶之不屑之教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于經意尤親切

梅邊熊氏曰蒙小象凡三順字只是一般不必以不順為不慎蓋六三所行不順故勿用取之

六四困蒙吝

正義 山陽王氏曰獨遠于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

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以鄙矣
故曰吝也
紫陽朱子曰既遠于陽又无正應為困于蒙之象占
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
免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陽主生息故稱實陰主消損故不得言
實

伊川程子曰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于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實謂陽剛也

平菴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

秋山王氏曰陽實陰虛獨遠實者謂于一卦之中獨不能近陽實之賢故困于蒙而无由達也

六五童蒙吉

正義吳郡陸氏曰六五陰爻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

伊川程子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于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于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于已也

東谷鄭氏曰童蒙非冥然无知之謂如赤子之心特蒙覆于其中而未發爾

紫陽朱子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

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于天下矣

雙湖胡氏曰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紫陽朱子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扞其外誘

以全其真純則雖過于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慈湖楊氏曰擊其蒙治之雖甚不過禦其為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擊之至于太甚而我反失乎道是擊之者又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也

通論

草廬吳氏曰二剛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其于蒙也能包之治之以寛也上九剛極不中其于蒙也

乃擊之治之以猛者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朱子曰如此說亦是但只作得一事用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雲峰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

大易擇言卷三

[seals]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李鈺